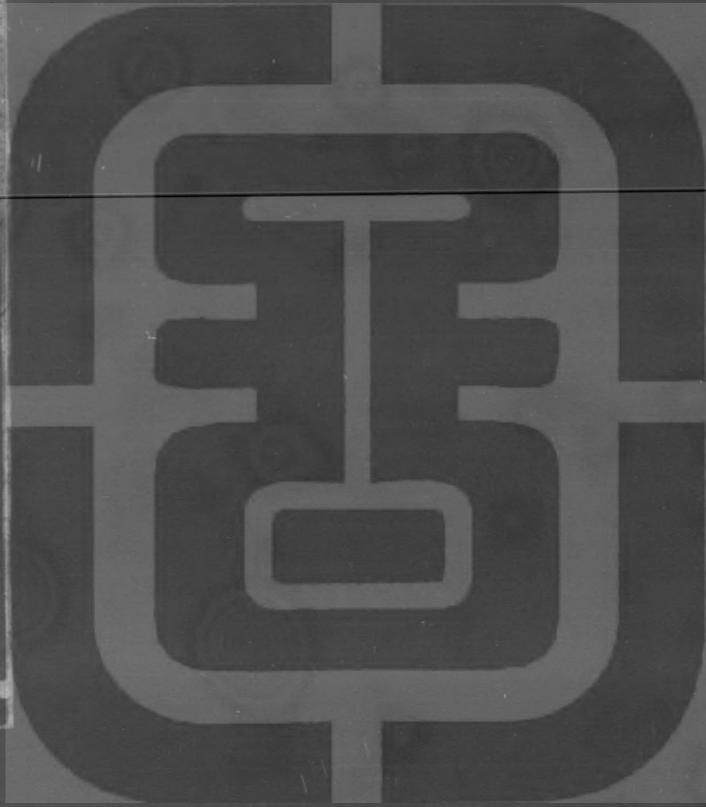


北齊



列傳第三十一

北齊書三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
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
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
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
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

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
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摠管歸中書又季
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
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
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
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黃
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
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
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

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
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
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
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
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
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
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
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

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賾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

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摠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

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摠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述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竝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貳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

未曾解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

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家
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
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
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
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
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
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
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
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山此大有受

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
年少歌儻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
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
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
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
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
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
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
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

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自由是還任
倉曹琕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
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寮
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琕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
武信而釋之琕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
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
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
於琕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
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住復裴

讓之與琕早狎於衆中嘲琕曰卿那得如此詭
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
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
屬於坐失金叵羅寶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琕
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
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
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琕以徧略數
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

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
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
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
加鉗錮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
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
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
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
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
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

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宗
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
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二
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
遂告元康二弟叔謹季璩等叔謹以語楊愔愔
頰眉荅曰恐不益亾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
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又盜官徧略一部
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
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

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
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
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
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
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
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
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
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
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

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
宣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
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
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
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
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遷勞舊除爲
寧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
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
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

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
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
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
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
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
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
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
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
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

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成
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
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
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
官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
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
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
俱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
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

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

詰曰何故毀我士開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旣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訶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

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
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
寬放瑳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
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瑳曰項
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
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
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
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
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竦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

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
俱保休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
塞其口瑳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
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
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瑳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
坐勅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
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
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

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瑳乃遺陸媪弟悉達書
曰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
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和士開亦以瑳能決
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
媪言於帝曰襄昭宣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
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重
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
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
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

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瑳爲侍中在晉
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
靈太后之被幽也瑳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
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
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瑳爲國
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
文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
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
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

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
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
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
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
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
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斫樹
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
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

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
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
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
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
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
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
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
珽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
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

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

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卽出君瑜爲金

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默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

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敢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陣賊先聞其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

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

暹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藻幹以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

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爲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

萬曆十六年

七卷列傳三十一

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政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即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

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白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噴詈不可諮承旣居大選彌自驕狠子德載嗣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

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
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
都統世祖在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
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
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
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
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
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
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

公有貳心意欲普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
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幄
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
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
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
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
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
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
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

送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

躬事事諮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旣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

功爲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爾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荅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勅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

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

土壘夕傳三十二
五
三百三十二
會
叅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
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
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
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
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
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摠爲諸軍節度事
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
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疆

并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
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
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
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
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
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
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
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
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

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
曰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勅楊遵彥更求
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
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
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
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
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
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
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

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
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
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
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遷右僕射又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
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
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
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勅孝卿總知騎兵度
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

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日爲孝卿所輕
負氣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
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
莫多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
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
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
九州軍上四方勇募疆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
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
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

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旣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
經府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
左丞彈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
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
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者至是甚駭
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
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
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
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

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成歸尚書
唯此一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
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
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
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十
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
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
萬匹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後勅建就

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
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乘
無損建有功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
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
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
都每年臨幸徵召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
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爲州
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

流當世以為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四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傳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興將軍散騎侍郎

帳內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邛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澗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

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
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
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二年與清河
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賊貨解鄭州大理禁止
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
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秦州刺史嚴
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
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
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

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
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
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
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
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
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
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
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

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

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

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剋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

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渦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

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勅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勅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爲拒守節度武平

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勲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二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
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
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
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
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
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
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
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
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

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
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勅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
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人省
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
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
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
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狀賜
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真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

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碁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爾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即從爾朱世隆出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

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爾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金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縣

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
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
射兼共試力挽彊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
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
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
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
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人
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
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

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
年轉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
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爲君二年除領
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
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
勅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
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
出來鬪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
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

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勅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旣出彥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

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勅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爾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

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
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
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祖以爲
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天
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
爵爲乾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
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爾朱榮
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
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

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
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
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
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
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
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
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
稱善世宗嗣事啓減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
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

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並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旣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

同行諸人賊汗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賊絹伍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醺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

北齊列傳三十三
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臯帝嗟賞
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
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
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
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
同三司武平三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
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
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
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

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
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
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
太守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
保初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
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
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
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
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

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

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

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
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
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鋒以
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
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
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
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
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
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

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
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
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
永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
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
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
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
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
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爲襄州總管大

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傳伏大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

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礪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

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勅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

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軍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閣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

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
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
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
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
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
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
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
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
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

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
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寶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
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
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寶寧率驍銳并契丹靺
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
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
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寶寧爲
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保集

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列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四

北齊書四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無終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

贈幽州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州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

溢橋壞斐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

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剥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墮墻填壑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

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

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
爲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
強濟爲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
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
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
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
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
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
特赦潛以爲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

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
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
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
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
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
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
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
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
秦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

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
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
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
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
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
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
潛在淮南十三年任摠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
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
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

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
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
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
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
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
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厰由是百姓搔擾
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
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
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

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
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
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
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
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爲嗣士邃字子淹少爲
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
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
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
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

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
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
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
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
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
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會過而
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
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
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

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
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天
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
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
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並爲
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
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
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從父兄正達正思正山
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

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
兄弟以后勇武平中並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
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
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
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達從
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
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
重潛從祖兄慈之魏尚書義僖之子清靖寡欲
卒於司徒記室叅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叅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

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爲祕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

京官而劾二子拱搆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
劾曰拱搆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
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劾曰立身以來恥
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
者莫不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潛丞相諮議參
軍管記室搆揚州錄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
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
閤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

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宣並以文章顯於洛
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
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
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世宗
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
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
受肅宗卽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
夫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
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

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

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叅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

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

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爲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

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叅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

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荊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使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叅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

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
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
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
獨於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
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
徵旣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
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爲三川
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
雍州也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

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
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
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
郎中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
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
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
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
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
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進號

中軍將軍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
璽書詣并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
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旦還
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說
其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
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起居注頃之坐詔
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
際叅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
軍司馬後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

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
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
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
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
之治術休之荅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
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
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
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
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

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並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荅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瑛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瑛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

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

又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真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

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又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子辟強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強踈脫無文藝休之亦

北齊及傳三十四
引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

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叅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聘太原王又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聘爲定聿修坐爲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

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
過詣諸州梁鄭充豫彊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
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
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
遠送旣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
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
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
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
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

儀同三司尚書尋即真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
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
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
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
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
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
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
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
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

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
不免交通饒遺聿脩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
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
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
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
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
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
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

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第昔爲
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
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
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
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
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
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
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叅軍事隋開皇中侍
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

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弈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
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
表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
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
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爽不惠坐鎮流俗

列傳第三十四

北齊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五

北齊書四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
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

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秦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諸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

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

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雅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爲非常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

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封述字君義渤海蓆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

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粲

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勅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

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
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
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太輸財媾及
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
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
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羸
乃嫌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
吝嗇所及每致紛紛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
弟詢字景文魏貞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

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
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
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闕涉經史
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
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
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
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
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即是畿郡軍國責辦賦

歛無準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
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
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
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
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
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
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
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
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

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
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
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
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
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
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
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
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

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
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
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
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
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
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
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
世孫魏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

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
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
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
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
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爾豈有幸從
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
又兼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
知釋巾太師咸陽王行叅軍遷祕書郎顯祖初
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叅軍事天保初授太子

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平陽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

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荅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軍府東閣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

北齊書卷三十五
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
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
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
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
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
司空文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
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除員外散騎常
侍大中四年爲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

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
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仍領
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
明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
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
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
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
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
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蒞涇州頗著聲績除秦

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瓜步真可謂通和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年遷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旣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第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

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勅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

初司空叅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邠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修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

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
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感儲藏虛竭
賦役繁興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
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捨
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
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兗省尚書隴西
辛慈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
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
述聚積財賄敝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
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具美士人君
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
封及源許終爲身蠹

列傳第三十五

北齊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六

北齊書四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爾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躅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

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
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
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
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
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
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
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
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
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

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
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
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
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
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
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
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
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
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太學博士徒有虛名唯

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踈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經學生俱差逼充貢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貢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

又多被州都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

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
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摠傳授浮
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
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
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彪義
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
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
沮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
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
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
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
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
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
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
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
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
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
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

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輒不

重述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

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

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蒼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

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陽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溫渤海饒安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爲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爲永安公府長流參軍

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

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

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

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

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勅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嘉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

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
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
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
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克秀才固
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
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
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
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
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
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
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
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
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
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

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纒續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

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畫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竒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

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

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

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

上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
同郡表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世宗竝引爲賓
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
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
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
士歷太子門六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
主登阼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
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
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

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
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病每遣徐之範等治療
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
恒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
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
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
官並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
館中人鄧長顥希旨奏令摠制館事除侍中四
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顥猶存舊款更相彌

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齊濟等
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
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竒莫知氏族所出容
制音辭事事庸俚既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
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慙悚子瑜薄傳父業
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黃
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真外散騎侍郎景仁性
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
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
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
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
少受鄭易探蹟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
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
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
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挈盡師傅之禮會因此
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
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

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
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並如故會參掌雖
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荅難
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儒宗所
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
隣家晝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
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
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
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

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
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
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
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
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
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
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
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
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

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
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
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
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
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
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
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
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
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旣至不
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
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
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
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徧通
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
服其強辨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
子講讀起家歿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

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於晉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爲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儼儀同

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爲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

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
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
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
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
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
我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
會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
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季言詰之雕致對曰
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

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
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
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
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歔歔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
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
反德冲及弟德揭俱死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
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
歷貢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隨

上蔡及傳三十一
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寃
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祕書監惠蔚靈
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
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
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
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
問疑滯然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
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

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
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
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
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叅
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猖蹶靈暉
唯默默憂願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
諮議叅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
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
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

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爲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

贈陽揔爲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軍擢爲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旣儒緩衣垂帽落或噉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

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列傳第三十六

北齊書四十四

